

翻拍电影多如牛毛，成功的典型实则寥寥无几，折戟沉沙的例子倒随处可见。



作为音影结合的特殊艺术，翻拍是电影领域独有的形式。不同的导演，不同的演员，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国度，对于同一个故事，都可以演绎出不同的结果。是非曲直，众说纷纭，鲜花与掌声共享，抑或板砖与口水齐飞，当真要看各自的造化了。

小荧屏和大银幕的《何以笙箫默》接踵而至登台亮相，观众缘却有天壤之别，这为翻拍电影的是与非提供了最鲜活的例证。尽管黄晓明的颜值比钟汉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但钟汉良又火了一把，而黄教主却再次成为了吐槽的对象。是同人不同命，还是品质有高低，可谓见仁见智，观点各不同。

电影翻拍首先脱离不了商业目的，利用前作积累的人气，迅速赚快钱，赚了就走，后果粉丝自负。特别是文化消费快速化的今天，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。这一现象多出现在影视剧的相互翻拍上，《何以笙箫默》显然就是这样的代表。其次，前作已经是经典，但由于年深日久而影响深远，随着摄影技法的进步和社会潮流的变化，总有动力促使电影人去反复地翻拍，融入许多时代性的东西。这其中不乏有借用前作的影响而谋取现实商业利益的考虑，但总体上会相对严肃一些。例如，《金刚》、《疤面煞星》等等。翻拍电影，从来都是一个很有信息量的话题。鉴于翻拍失败的例证比比皆是，说了闹心，不说依然闹心，倒不如见贤思齐，领略一下那些不同风味的经典翻拍。

最剑走偏锋的翻拍

代表作:《大话西游》《东邪西毒》

其实，电影版的《何以笙箫默》很难界定它是翻拍自电视版，还是翻拍自原著，只是产生时间的差别而已。与此类似的，还有电视剧版和电影版的《红高粱》。源于文学作品，但又不同于文学作品的翻拍，当属周星驰的那几部与《西游记》有关的作品——两部《大话西游》以及后来的《西游降魔篇》。严格地说，周氏的电影只是借用了《西游记》的外壳，实际上完全讲述了另外的故事。与《何以笙箫默》这种赤裸裸地“榨取”原著价值的做法不同，周星驰的那种翻拍其实更像原创。在一个传统的众所周知故事框架中，进行了大胆的具有时代气息的二次创作，颠覆得彻底，解构得彻底，创作得也彻底，成为了不可复制的剑走偏锋的翻拍。剑走偏锋，走得更“离谱”的是王家卫的《东邪西毒》，走得更癫狂的是刘镇伟的《东成西就》，“离谱”可以毁掉经典，“离谱”有时也可以再造经典。



东邪西毒:终极版的海报

本刊特约撰稿 张紫星

那些年，那些经典的翻拍



电影版《何以笙箫默》

影响最深远的翻拍

代表作:《金刚》

2005年，因《魔戒》三部曲而名满天下的天才导演彼得·杰克逊翻拍了诞生于1933年的电影《金刚》，借助现代电脑特技，著名的大猩猩再次登顶帝国大厦，创造了惊世骇俗的视觉奇观，而在此之前，1976年已经有过一次翻拍。难得的是，每一部的《金刚》尽管品质不尽等齐，但在电影技术史上都具有标志性的引领作用。《金刚》电影的被反复翻拍，除了技术上的探索之外，它还催化了另外一个著名怪物“哥斯拉”的诞生与发展。日本人使出了关公战秦琼的手段，在1962年捣鼓出一部《金刚大战哥斯拉》。在“金刚”和“哥斯拉”的较量带动之下，启发孕育了许多银幕怪兽电影，至今生生不息，成为当代电影的一个重要题材。例如斯皮尔伯格的《大白鲨》、《侏罗纪公园》等等。所以，关于翻拍，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创作题材角度，几部《金刚》都堪称影响深远，它启发了科幻电影题材的创作和革新。与之类似，恐怖片导演约翰·卡朋特翻拍自1951年版《火星怪人》的《怪形》则影响了后来不少恐怖片的创作与发展思路。电影人的一次狂想最终释放出电影幻觉中的诸多恶魔，对于视觉盛宴的光影世界而言，这种狂想当真是越多越好。



2005年翻拍的《金刚》剧照

最名利双收的翻拍

代表作:《无间风云》

马丁·斯科塞斯是世界级的电影导演，他的作品表中有许多教科书式的经典，他一生追求艺术的极致，从来没有因为商业的原因而拍摄讨好观众的电影，由于其作品深刻反映现实而被称为“电影社会学家”。他执导的《愤怒的公牛》让罗伯特·德尼罗奥斯卡封帝，一举成名。遗憾的是，在电影界地位崇高的老马多次提名奥斯卡均铩羽而归，一度让影迷以为老马今生都会与奥斯卡无缘。然而，2006年马丁·斯科塞斯因为翻拍了香港电影《无间道》，最终如愿以偿地摘取了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桂冠。一生都拒绝商业的老马却因为一部最具商业特点的《无间风云》问鼎奥斯卡，真是人生如戏，始料未及。究竟是之前奥斯卡有眼无珠不识老马这块金镶玉，还是之后感觉愧对老马和影迷而送的情感大礼，不得而知，但老马这次翻拍可谓名利双收却是事实。

最起死回生的翻拍

代表作:《蝙蝠侠》

这个奖项应该授予克里斯托弗·诺兰，因为他的蝙蝠侠系列。尽管诞生于漫画的蝙蝠侠数度被搬上银幕，迈克尔·基顿、瓦尔·基默甚至乔治·克鲁尼都出演过蝙蝠侠，这还不算杰克·尼克爾森、阿诺·施瓦辛格等超级大牌的助阵，但全明星阵容出演的结果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，空洞乏味的剧情无法让人信服。在克里斯托弗·诺兰的《蝙蝠侠》系列出现之前，电影版的蝙蝠侠都难言成功。这不是表演的问题，而是剧本的问题，漫画故事的娱乐性和低幼性限制了整个故事和人物的发挥。但诺兰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，重新塑造了有着复杂人性弱点的带有黑暗色彩的全新蝙蝠侠。可以说诺兰之前，大银幕上的蝙蝠侠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之中，毫无吸引力，是诺兰赋予这个角色以全新的生命，让蝙蝠侠得以焕发生机。

最无可指摘的翻拍

代表作:《被解救的姜戈》

纵观电影史，翻拍不计其数，但真正能与前作比肩的寥寥无几。上世纪50年代的名作《十二怒汉》因为构思巧妙，结构奇特，一直都是经典之作，纵使年代久远也常说常新。在多次翻拍作品中，2007年俄罗斯导演尼基塔·米哈尔科夫做得最为成功，他把原作故事与俄罗斯现实相结合，对俄罗斯民族历史进行了一次发人深省的思考，可以说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不输于前作，而在格局和视野上甚至超越了前作。这一次翻拍无可指摘！无可指

摘的，还有怪才导演昆汀·塔伦蒂诺的《被解救的姜戈》。西部片时代的《姜戈》已经是经典，但昆汀风格的新版姜戈则为西部片加入了新的元素，解构与建构同时进行，喜剧与暴力并驾齐驱，老的类型片焕发了新的生机。只要心足够大足够野，所谓类型局限或许真的都是浮云。

最自得其乐的翻拍

代表作:《擒凶记》

翻拍费力不讨好，特别是翻拍他人的经典作品，尽管打着致敬的幌子，但总避免不了投机取巧的嫌疑，即便如马丁·斯科塞斯这样的大师，也因为《无间风云》而为影评人诟病。但是翻拍自己的作品却是一件自得其乐的事，拍好拍坏都是自己玩，他人管不着。悬念大师希区柯克就翻拍过自己的电影《擒凶记》。最初一个版本的《擒凶记》诞生于1934年，也算经典之作，但是大师于1956年又翻拍了新版的《擒凶记》，也就是现在经常看到的这个版本。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翻拍，因为故事情节大致相同，只有些许微调而已，这种润色前作的翻拍使得新《擒凶记》整体掌控比前作流畅自然，可看性更强，表现手法为后人称道。此外小津安二郎也翻拍过自己的作品。也许正是因为翻拍自己的旧作，对于各个细节的把握以及旧作的不满之处只有自己最清楚，所以导演自我翻拍往往更容易成功。

翻拍电影多如牛毛，如以上成功的典型，实则寥寥无几，折戟沉沙的例子倒随处可见。翻拍电影，不但需要有过硬的驾驭技巧，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以及那么一点点运气。否则就有可能如张艺谋翻拍科恩兄弟的《血迷宫》而成的《三枪拍案惊奇》那样成为反面典型，一度搞得老张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，一世英名险些毁于一旦。没有追求的导演可以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有追求的导演则务须爱惜羽毛，切记切记：翻拍有风险，出手需谨慎！



1956年版《擒凶记》海报